

渭南文集

五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四十一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風御上賓。玉衣永闕。生堯鉤弋。尙懷帝武之祥。從禹會稽。遽奉寢園之卜。母慈罔極。坤載無疆。方同軌之
畢來。悵東朝之已遠。然而艱難契濶。歸慰聖主。問安之誠。壽考康寧。躬享先后。莫致之福。陰功陽德。上際
下蟠。歷選古而罕聞。知聖心之無憾。臣藩維有守。愴慕徒深。目斷栢城。神馳翼御。敢修饋奠之禮。少致攀
號之心。

祭梁右相文

人之生世。如雲之出。山川雲不自用。用之者天。降爲甘澤。散爲豐年。抑有時而弗用。則輪囷磅礴。或卷
或舒。以自適於野水之涯。荒山之巔。彼雲無心。豈有用舍之異。出處之偏哉。公之在朝。道大材全。不爲世
變。不爲物遷。顯相廟郊。華袞金蟬。太平之功。溢於簡編。謝病而歸。大節愈堅。從容邇英。抗議慨然。曰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前。孰謂萬鍾之祿。不足顧留。遂委之而仙乎。抑公之學。得聖所傳。視生死爲一區。
等華屋於荒阡乎。又豈如雲之旣散。廓然太虛。則前日用舍。初不足以爲愚賢乎。酒不盈觴。肉不揜豆。獨
區區之詞。寫其肺肝者。公豈捐之乎。

祭龔參政文

某官劔南公在廊廟書從驛來如奉色笑哀窮悼屈忘其不肖歲戊戌春某辱號召歸未及都公歿荒徼山川阻脩萬里孤旆官事有守不遑往弔寓哀一觴公乎來醺

祭魯國太夫人文

嗚呼昔先太師遜世懷寶播慶於家生我元老維少傅公秉德逢辰長養成就則繫夫人少傅在朝衰衣繡裳帝錫夫人御體宸章少傅在藩豹尾玉節帝錫夫人兼金重帛僉曰盛哉其榮則多夫人曰嘻其報伊何帝虛元弼方屬少傅於時夫人以疾卽路煌煌安輿少傅實從天祐德人華其初終某受恩門闌義均子姓晚偕婦息升堂修敬萬里羈宦忽承哀音東望永懷碎裂寸心送車轉轉傾動鄉鄰隕涕羞奠形留神往

祭王侍御令人文

惟靈生自大家承嬪德門象服有輝娣嬈如雲相我御史克勤藻蘋諸子甚材頎然薦紳世所願懷孰如夫人惟是孤生實忝外姻萬里焉依如在鄉鄰遭此不淑慘然酸辛尊鯽之微侑以斯文

祭祝永康文

嗟我與公萬里羈單人孰知之所恃者天庶幾白首相從鄉關追談梁益把酒笑歡云胡不淑一病莫還遺孤子立未逮冠婚謂天可恃公宜百年玉裂竹折喟其永歎公守導江齧蘖飲泉凜凜色詞請謁莫干人或謗嘲公守益堅雖昔君子終此實難云持此歸何憾九原公喪之東丹旆翩然我病莫興撫枕涕潛

矢辭羞奠。尙慰營魂。

祭劉樞密文

嗚呼公乎。有文有武。無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自遂。聲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盈庭之議。蓋人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失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屈達尊。而伸白屋之士。蓋人之所忽。公之所畏。昔歲癸未。某始去國。見公西省。凜然正色。顧雖不肖。竊師公直。流落得歸。公與有力。舟過金陵。公疾已亟。命之不淑。旋聞易簀。祭不及時。實負盛德。尙想平生。出涕橫臆。

祭蔣中丞夫人文

維靈出由德閭。克配儒先。從容圖史之規。肅敬蘋蘩之薦。是生耆哲。來瑞明時。大邦開賜沐之封。列鼎極循陔之養。奄聞不淑。靡究遐齡。窀穸有期。川途云邈。雖莫綴千車之盛。顧敢稽一酌之恭。仰冀靈魂。俯歆誠意。

祭趙提刑文

惟靈早以茂異。起膺簡求。逢時休明。爲國壽雋。建牙淮服。擁節王畿。方期來朝。遽以疾診。挂冠決去。共高靜退之風。易簀亟聞。何勝殄瘁之感。某早託通家之好。晚逢攬轡之行。揮塵軒昂。恍如昨日。拊棺摧痛。莫喻孤懷。敢陳一奠之恭。少敘九京之訣。

祭勤首座文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道賦詩。藝松菊也。別雖數月。使來自東。書相續也。比獨怪公。

書詞諄諄。若予屬也。嗟哉已矣。順然野鶴。尚在目也。卯塔告成。欲往不果。身桎梏也。上愧道義。下負交情。淚可掬也。龍文之茗。沉水之薰。薦甘馥也。懷舊之心。有如丘山。此一粟也。

祭許辰州文

惟靈美操懿行。達識英辭。筆陣掃千人軍。早擢太常之第。胸中吞九雲夢。耻裁光範之書。抱沉英之歎者十年。分共理之憂者兩郡。人之不淑。生也有涯。旅館招魂。一朝今古。孤舟反葬。萬里風濤。豈知故里之交。遽作夜臺之別。魂兮未遠。鑒此哀誠。嗚呼哀哉。

祭韓无咎尙書文

兄之初載。甚躡而艱。逢亂客吳。萬里孤鶩。文方日衰。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睨莫救。兄勇而前。陋巷一室。日旰未饑。誦書鼓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不事雕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憫我孱。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挈手歡然。兄牧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乃酹柩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微官有守。喪車莫攀。蓴鱖之奠。敍訣終天。

祭胡監丞文

惟公文學足以發身。政事足以宜民。人則不合。何罪於神。乃者起家。往守宜春。臨別慨然。握手江津。曾未逾月。乃以訃聞。舟載銘旌。返其鄉粉。臺省袞袞。公獨逡巡。室家嘻嘻。公獨悲辛。我雖晚交。甚知公真。適苦肝瘍。奠弗及親。尙想平生。寓哀斯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昔先大夫懷寶里閭。沒世不耀。乃以其孤。屬之夫人。道德是詔。故河圖公。文學政事。望在廊廟。榮養五鼎。眉壽百年。其德彌劭。高識超然。朱門畫戟。視若蓬壺。再入都城。曾未溫席。翩其歸旆。方歲之惡。公私交病。冀寬賦調。而河圖公遽以憂歸。道路相弔。我登門闕。情均甥姪。宜送宅兆。官守所廢。矢辭傷悲。薦此清醪。

祭曾原伯大卿文

惟靈淵乎似道。而好學。韋編鐵硯。雪窗螢几。不足以言其勤。家書壁簡。銅牆鬼炊。不足以名其博。文辭典奧。論議超卓。不使直承明之庭。猶當置諸天祿之閣。時方越拘攣。以用人。公奚彼之不若。而乃老於惠文之冠。弗預甘泉之橐。痛結慈闈。悲纏華萼。凡閭巷之故交。想話言之如昨。聞訃相弔。摧然涕落。羞一醪以祖行。冀九原之可作。

祭大姪文

汝實先少傅之長孫。岳州使君之嫡子。早列仕籍。垂五十年。夫婦二人。更相爲命。嶺海萬里。淪謝不還。收骨於灰燼之中。藏榘於松楸之次。煩冤痛酷。實涕何言。歿而有靈。歆此薄醪。

祭十郎文

自汝不幸早世。將二十年。乃克祔葬於先少師魯國夫人塋兆之南岡。距汝母令人墓尤邇。汝而不泯。豈不得所願哉。感念疇昔。悲痛何言。

祭朱元晦侍講文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毫。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尙其來鑒。

祭方伯謨文

予與伯謨別於武夷。予五十有五。齒髮未衰。伯謨蓋方壯耳。顧後日猶長。未知別之悲也。俯仰二十有一年。卒不相遇。而伯謨遂捨我而何之乎。予年垂八十。如朝露之將晞。與伯謨別。尙復幾時。生也相遇。猶不可必。死遊地下。果可期乎。予言之及茲。涕不可止。伯謨尙能有知也乎。

祭張季長大卿文

於虜世之定交。有如其與季長者乎。一產岷下。一家山陰。邂逅南鄭。異體同心。有善相勉。闕遺相箴。公醉巴歌。我病越吟。大笑劇談。坐客皆瘖。公旣造朝。衆彥所欽。我南入蜀。九折嶽崕。公以憂歸。我亦陸沉。久乃相遇。垂涕霑襟。宿好未遠。舊盟復尋。駕言造公。公已來臨。我倡公和。如鼓瑟琴。送我東歸。握手江潯。欲行復尼。頓足噫喑。是實古道。乃見於今。公還爲卿。華路駿駿。我方畏譴。潛恐不深。公去我召。如商與參。渺邈天涯。一書萬金。我自史闡。進長書林。迫老亟退。突不暇黔。亦嘗挽公力。微弗任比。乃聞公請投華簪。旋又聞訃。天乎難讎。玉樹永闕。壟柏已森。何時復聞。正始遺音。漬酒絮中。不及手斟。英魂如生。豈忘來歆。於虜哀哉。

祭周益公文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於途。欣然傾蓋。得居連牆。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褰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鄰家借酒。小圃鉏菜。熒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弔古。竝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

壤各謂知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遊。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亦策免。久處於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崧岱。士昏于智。公則蓍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駿女。問及瑣碎。孰爲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來。震動海內。奔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蓴鱸。致此薄醉。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尤延之尙書哀辭

帝藝祖之初造兮。紀號建隆。煥乎文章兮。躡揖遜之遐蹤。詔冊施於朝廷兮。萬里雷風。灝灝噩噩兮。始掃五季之雕蟲。閱世三傳兮。車書大同。黃麾繡仗兮。駕言東封。繼七十二后於遼古兮。勒崇垂鴻。吾宋之文抗漢唐而出其上兮。震耀無窮。柳張穆尹。歐王曾蘇。名世而間出兮。巍如華嵩。雖宣和之蠱弊。與建炎之軍戎。文不少衰兮。殷殷隆隆。太平之象兮。與六龍而俱東。余自梁益歸吳兮。愴故人之莫逢。後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爲工。遇尤公於都城兮。文氣如虹。落筆縱橫兮。獨殿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宮。塗改雅頌兮。蹈躡軻雄。余久擯於世俗兮。公顧一見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舂。別五歲兮。晦顯靡同。書一再兮。奄其告終。於虀蓀哉。孰抗衣而復公兮。呼伯延甫於長空。孰誦些以招公兮。使之捨四方而歸徠乎郢中。孰醉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闔虛堂兮。寒燈夜蛩。文辭益衰兮。奇服龍茸。天不慙遺兮。黼黻火龍。嗟局淺之一律兮。彼寧辨夫瓦釜黃鐘。話言莫聽兮。孰知我衷。患難方殷兮。孰恤我躬。焄蒿不返兮。吾黨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從。

沈子壽母趙夫人哀詞

嗚呼。人孰無母。母孰無子。母以壽終。子克終養。亦可紓無窮之悲矣。維吾子壽。自初遭艱。晝夜號泣。匪淚。伊血。羸乎莫支。陞堂弔祭者。不忍聞其聲。得書赴告者。不忍觀其辭。子壽蓋曰。不孝孤少罹閔凶。父喪母嫠。無壘可耕。母子相依。及遊太學。母客京師。冬兮母寒。晝兮母飢。飢無一囊之粟。寒無一襲之衣。不孝孤雖食於學官。羹飧在前。歎息而靡撫所讀書。而與之誓曰。編絕則輯。字渝則補。寧死於書傍。不敢畏難。苟止以負吾母之慈。如是十年。幸賜第於太常。歸而拜母。相持以泣。淚盡目萎。母前子後。告於先墓。庶幾吾父聞之。而寬其九泉之思也。於虜。此子壽之既言。而其未言者。蓋可推矣。奉身以道義。發身以書詩。文章傳於不朽。節行全而無虧。士患無志。不患無位。士患無才。不患無恃。子壽之志。所以事親者。蓋其所以事君。子壽之才。顧猶屈而未施。親則日遠。時節奉祀。如將見之。一言一行。足以顯揚吾親者。苟有怠忽。是以吾親爲歿而亡知也。子壽之令名。與天壤同弊。則親實與焉。刻誄千字。置守萬家。蓋不足進於斯也。子壽之存於胷中而未言者。予得陳之。非獨慰吾子壽。蓋以爲天下孝子之詒哀哉。

卷第四十二

天彭牡丹譜

花品序第一

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最盛。俗謂之牡丹院。春時賞花者多集於此。其後花稍衰。人亦不復至。崇寧中。州民宋氏張氏蔡氏。宣和

中石子灘楊氏皆嘗買洛中新花以歸自是洛花散於人間花戶始盛皆以接花爲業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養花而天彭之花遂冠兩川今惟三井李氏劉村毋氏城中蘇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餘力治亭館以故最得名至花戶連畛相望莫得而姓氏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橋上下花尤超絕由沙橋至壩口崇寧之間亦多佳品自城東抵濠陽則絕少矣大抵花品近百種然著者不過四十而紅花最多紫花黃花白花各不過數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狀元紅至歐碧以類次第之所未詳者姑列其名於後以待好事者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燕脂樓 金腰樓 玉腰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西施 迎日紅 彩霞 疊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大千葉
小千葉

右二十一品紅花

紫繡毬 乾道紫 潑墨紫 葛巾紫 福嚴紫

右五品紫花

禁苑黃 慶雲黃 青心黃 黃氣毬

右四品黃花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盂

右三品白花

歐碧

右碧花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探春紅 米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鵝毛 粉鵝毛 石榴紅 洗粧紅 蹙金毬 間綠樓 銀絲樓 六對蟬 洛陽春 海
芙蓉 膩玉紅 內人嬌 朝天紫 陳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斬黃 玉抱肚 勝瓊 白
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右三十三品未詳

花釋名第二

洛花見紀於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載。載其著於天彭者。彭人謂花之多葉者。京花。單葉者。川花。近歲尤賤。川花賣不復售。花之舊栽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葉減矣。狀元紅者。重葉深紅花。其色與猩紅潛緋相類。而天姿富貴。彭人以冠花品。多葉者謂之第一架。葉少而色稍淺者謂之第二架。以其高出衆花之上。故名狀元紅。或曰舊制進士第一人。卽賜茜袍。此花如其色。以名之。祥雲者。千葉淺紅花。妖豔多態。而花葉最多。花戶王氏謂此花如朶雲狀。故謂之祥雲。紹興春者。祥雲子花也。色淡佇。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大抵花戶多種花子。以觀其變。不獨祥雲耳。燕脂樓者。深淺相間。如燕脂染成。重趺累萼。狀如樓觀。色淺者出於新繁勾氏。色深者出於花戶宋氏。又有一種色稍下。獨勾氏花爲冠。金腰樓。玉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黃白間之。如

金玉色與燕脂樓同類。雙頭紅者，竝蒂駢萼，色尤鮮明，出於花戶宋氏，始祕不傳，有謝主簿者，始得其種。今花戶往往有之，然養之得地，則歲歲皆雙，不爾則間年矣。此花之絕異者也。富貴紅者，其花葉圓正而厚，色若新染未乾者，他花皆落，獨此抱枝而槁，亦花之異者。一尺紅者，深紅頗近紫色，花面大幾尺，故以一尺名之。鹿胎紅者，鶴領紅子，花色紅微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文公紅者，出於西京潞公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政和春者，淺粉紅花，有絲頭，政和中始出，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間紅暈，狀如酡顏，迎日紅者，與醉西施同類。淺紅花中特出，深紅花開最早，而妖麗奪目，故以迎日名之。彩霞者，其色光麗，爛然如霞。疊羅者，中間瑣碎如疊羅紋，勝疊羅者，差大於疊羅，此三品皆以形而名之。瑞露蟬，亦粉紅花，中抽碧心，如合蟬狀。乾花者，粉紅花而分蟬旋轉，其花亦富，大千葉，小千葉，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無碎花，小千葉則花萼瑣碎，故以大小別之。此二十一品皆紅花之著者也。紫繡毬，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葉圓正如繡毬狀，亦有起樓者，爲天彭紫花之冠。乾道紫色稍淡，而暈紅，出於宋十年。潑墨紫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黑如墨。歐公記有葉底紫近之，葛巾紫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葛巾狀。福嚴紫亦重葉紫花，其葉少於紫繡毬，莫詳所以得名。按歐公所紀有玉版白，出於福嚴院，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豈亦出於福嚴邪？禁苑黃蓋姚黃之別品也。其花閑淡高秀，可亞姚黃。慶雲黃花葉重複，郁然輪囷，以故得名。青心黃者，其花心正青，一本花往往有兩品，或正圓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異矣。黃氣毬者，淡黃檀心花，葉圓正，向背相承，敷腴可愛。玉樓子者，白花起樓，高標逸韻，自然是風塵外物。劉師哥者，白花帶微紅，多至數百。

葉纖妍可愛。莫知何以得名。玉覆孟者。一名玉炊餅。蓋圓頭白花也。碧花止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著。大抵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爲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爲第一。紫花以紫繡毬爲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爲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爲第一。然花戶歲益培接。新特間出。將不特此而已。好事者尙屢書之。

風俗記第三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畧至千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卽花盛處張飲。帟幙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花則易落。最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侔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取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尙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旁郡。蠟蒂筠籃。旁午於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率不能絕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大徑尺。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發。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復兩京。王公將相築園第以相誇尙。予幸得與觀焉。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陰陸某書。

天申節致語

得吾道而上爲皇。方探真詮之妙。有天下而尊歸父。適當孝治之隆。肆均湛露之恩。用修流虹之瑞。恭惟

皇帝陛下德高遠古澤被區區神武應期三紀撫紹開之運希夷玩志兆民傾愛戴之誠爰輯上儀式彰華旦山呼萬歲驪已浹於神人花覆千官慶更同於中外臣獲預梨園之法部遙瞻鳳闕於丹霄敢采民謠恭陳口號

宮殿紅雲捧紫皇河清電繞擁休祥壺中常占青春在物外方知浩劫長畫立龍旗風不動曉開瓊笈遠飄香堯年豈特封人祝動地驩聲遍萬方

又

樞電效祥丕顯生商之旦需雲示惠肆均在鎬之恩喜溢鸞光生俎豆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垂拱無爲躬堯舜之性仁致成康之刑措克肖其德天惟申命用休非求於民人皆同心以戴號令雷風之鼓舞文章日月之昭明修甲觀之昌期疏瑤池之廣宴山呼萬歲花覆千官激灑上樽味挹金莖之露悠颺法曲聲留玉宇之雲臣等生值聖時身參樂府敢緣歸美之義廣載太平之詩
廣殿遙聞警蹕音觚稜曉色尙沉沉半空瑞靄爐香馥一點紅雲黼座深夷夏驩聲歸羽舞乾坤和氣入薰琴欲知聖德齊堯舜邁闕爭傾萬國心

又

有王者興應繞電流虹之瑞使聖人壽實敷天率土之心欣逢震夙之期恭致龐鴻之祝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聖澤上際而下蠲容化東漸而西被追景德祥符之治萬寓丕平御紫宸垂拱之朝四夷入貢爰錫需雲之宴用均湛露之恩臣等端遇清時遙瞻丹闕聽虞帝簫韶之奏同極驩情綴漢家

樂府之詩敢陳薄技

嘉會千齡豈易逢。珮聲俱集未央宮。九重鳳闕曛曛日。百尺龍旗掩萋風。奇瑞屢書圖牒上。太平長在詠歌中。區區擊壤雖無取。意與生民既醉同。

徐稚山給事慶八十樂語

伏以就第而賜安車。爰及常珍之歲。爲酒以介眉壽。宜伸善頌之誠。恭惟致政龍學給事。東省近臣。西清宿望。體鍾和氣。生元祐之盛時。道合聖君。贊隆興之初政。抗議每先於諸老。遺榮靡顧於萬鍾。雖容疎傳之歸。行見謝公之起。至若籐金比訓。庭玉生輝。出將使指之榮。入奉色難之養。膺茲全福。屬我耆英。維降嶽之嘉辰。當發春之令月。廟堂舊弼。紆華袞以臨觴。臺閣名卿。煥繡衣而在席。式歌且舞。俾熾而昌。上對台顏。敢陳口號。

欲知主聖本臣忠。傾盡嘉謨沃舜聰。同載方如周呂尙。安車不數漢申公。日烘盎盎花光暖。燭映鱗鱗酒浪紅。白首同朝各強健。莫辭爛醉答春風。

致語二

伏以碧油紅旆。有嚴幕府之容。琇俎華觴。用飾輿情之喜。恭惟某官。西清禁從。東省名臣。據古守經。凜北斗泰山之望。黜浮崇雅。粲銘鍾篆鼎之辭。行表縉紳。言書簡冊。雖弗容然後見君子。顧未起何以慰蒼生。適茲謀帥之辰。誰處耆英之右。佩麟符而就鎮。獨屈經綸。穿豹尾以還朝。佇聞趣召。某官爰申宴樂。式奉笑談。士民踴躍而仰瞻。將吏奔馳而卽事。諧金石鏗鏘之奏。盛魚龍曼衍之觀。上對台堦。敢陳口號。

曾立蛾眉禁省班。至今風采照金鑾。縱橫筆陣千人廢。浩蕩辭源萬頃寬。落紙煙雲紛態度。照人冰玉峙高寒。從容坐嘯香凝寢。說與賓僚拭目觀。

又

西顥司辰素商紀節。涓日初開於幕府。肆筵式奉於皇華。恭惟某官節槩清真。風規簡亮。過眼不再。盡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早冠萬人之勇。文久傳於後學。名疑觀於昔賢。凜臺柏之生風。煥使星之下燭。繡衣持斧。威聲方肅於殲城。豹尾屬車。趣召行參於法從。某官爰開燕豆。款奉談犀。畫棟珠簾。納九秋之爽氣。金樽玉酒。醉一道之歡聲。仰對台堦。敢陳口號。

涼月參差白露溥。請看賓主罄清歡。麟符玉節交相映。鳳竹鸞絲殊未闌。百穀方登倉庾足。七州無事里閭安。樽前莫惜山頽玉。四者能兼自古難。

卷第四十三

入蜀記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

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容達所書。有碑亦容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畫。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曄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閘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竝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